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基督山恩仇记

(法) 大仲马◎著 阿源◎译



(全译本)

下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基督山恩仇记

(下)

(法国) 大仲马 著

阿 源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基督山伯爵走到了门帷后，也就是培浦斯汀所说的蓝色会客厅，一个年轻人正坐在里面。半个小时前，他就来了，也是坐着马车来的。在门口，培浦斯汀一下子就看出他为何许人了。因为主人事前曾告诉过关于这个人的模样：黄色的头发，红色的胡子，黑色的眼睛，白色的皮肤，高大的身形，而来访者正是如此，不是他才怪呢。

伯爵进了房间。只见那青年人正随便地在沙发上坐着，一枝金头手杖被他拈在手中拍击着靴子。瞧见伯爵来了，他马上离开了座位。

“您应该是基督山伯爵吧？”他说。

“没错，我就是，那您应该就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子爵阁下喽？”

“是的，我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那年轻人边应答边行礼。

“您应该让我看您带的那封引荐信，对吧？”伯爵说道。

“我想那个署名太异常所以没有提到那信。”

“署名是‘水手辛巴德’吧？”

“对，是的。我只知道在《天方夜谭》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辛巴德，至于其他的什么叫辛巴德的人，我不认识。”

“哦！他的远祖就是那个辛巴德，而且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他是英国人，有很多钱，性格诡异，不同寻常。他实际上叫威玛勋爵。”

“哦，这我就清楚了，”安德里说，“确实不一般，这样的话，他就是那个我在——在——是的，真不错，伯爵先生，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了。”

“如果你没有说假话，”伯爵笑着说，“或许您应该告诉我一些关

于您及您的家世的情况。”

“这是自然，我一定要对您说的。”那青年人镇定地说道，看来他是做了准备的，“您说得很正确，我就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的儿子，在佛罗伦萨的金书上刻着我们这个家族的名字。我的父亲的收入已计五十万，我们还算是有钱人家的，但是有很多祸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五岁那年，可恶的、忘恩负义的家庭教师把我给骗走了；所以，十五年来，我从没有机会与我的父亲谋面。当我年届解事成年^①之时，在我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后，我就一直在找我的父亲，当然一直未能找到。最后，您的这位朋友就给我写了这封信。他说我的父亲就在巴黎，并让我到此地让您告诉我家父的踪影。”

“讲心里话，您刚在所讲的听起来很有意思。”基督山说着，心里满意地上下望着这个年轻人，“您做得很对，这也正是我的朋友辛巴德的愿望。您的父亲真的就在此地，他也是为寻您而来。”

从进到这个会客厅的那刻起，伯爵就一直细心地观察着那年轻人神态的丁点变化。对他镇定自若和平心气和的神色，伯爵甚为佩服。但是当安德里一听到“您父亲就在此地，他是为寻您而来”这句话时，立刻就不再镇静了，他叫道，“我父亲！难道他真的在此地？”

“确实是，”基督山答道，“他就是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你的父亲。”

那年轻人不再镇静的神色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噢，对的！当然是这个名字，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您刚才是不是在说，伯爵，我亲爱的父亲他就在此地？”

“我是这样说的，先生，而且我还能告诉您，我刚才还和他说话哩。他把找您失踪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使我深感触动。真的，如果把他找您的各种酸甜苦辣作为资料的话，再经过一点润色加工，一篇

^① 成年：英法为十四岁。

动人的诗作也许就会诞生了。好在一天一封信告诉他，他那被拐卖的孩子，将会被还给他，或者是对他说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的儿子，不过那需要一大笔赎金。得知消息，您的父亲马上带着所需的钱和一张到意大利的护照、到皮埃蒙特的边界去了。我推测当时您在南部法国吧？”

“没错，”安德里用一种十分不安的语气说，“我确实在南部法国。”

“在尼斯有一辆马车让您乘坐？”

“是的，马车一直把我送到巴黎，途中经过热那亚、都灵、尚贝里、波伏在湖等地方。”

“好极了！那样的话您的父亲就能在途中与您谋面，因为这条路线也是他所走的，按照这种情况推测，途中经过的各站都是对的。”

“不过，”安德里说，“我不相信如果我父亲真的看到我，他就能认出我是他的儿子。因为这么长时间了，我的变化肯定很大吧。”

“哦！有一种‘血缘感应’的说法啊！”基督山说道。

“是的，”那年轻人打断基督山说，“我以前没听说过这句话。”

“行了，”基督山说道，“您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放心不下的事只有一件，这就是这么多年您是如何过来的；那些拐骗您的人如何对待您的；他们是否不顾您的身份，教您干些您不应干的事。另外，他还想知道，您在那个很糟的环境中，是否受到一些坏的影响；这明显要比您所受到的肉体的折磨更可怕；他想知道您天生的灵性是否因为教养的缺少而被淹没。简言之，他想知道您能否重新在社会上获得并且巩固与您的身份相符合的地位。”

“阁下，”受到惊吓的那年轻人说道，“只希望没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

“就我来说，是在我的朋友威玛的话中晓得您的。我认为他知道您的情况不够好，但具体情况并不明白，我不是一个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所以我不清楚。您糟糕的境况使 he 有了恻隐之心。由此您

应知道，在那时您必然是让人注意的。他对我说他非常想拉你一把，让您拥有本来属于您的一切，所以他一定要找令尊不可。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当然他找到了，您父亲在此即是明证。我理解我的朋友，威玛虽然很诡异，但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而且他富甲天下，所以他能无所顾忌地干他想做的事，从来不担心家门的破败。我允诺他怎么要求我我就怎么做，这阵儿，先生，我有几个疑问，您多担待，我想我作为帮助您的人，我应该有这些疑问。我想问，您的遭遇——这些遭遇是不以您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并未因为这种遭遇使我对您有任何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遭遇是否使您对社会有一种无法适应的感觉？因为您本来应该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以您的财产和姓氏来说。”

“阁下，”年轻人镇定自若地答道，“您多虑了。那些骗我的人让我离开我的家人，他们总要把我送回去的。你看，现在不是这样吗？不过心里要盘算一番，以便有讨价的资本，获更多的利益。要这样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我失去天生的灵性和有名望的地位，如果有机会的话，甚而让我得到更好的提高。因此我得到的教育是相当不错的，就像小亚细亚的奴隶主对待他们的奴隶——把他们培养为文法教师、医生和哲学家，从而可以在罗马奴隶市场上赚更多的钱——一样，拐骗我的人也是这样对我的。”

好像基督山没有料到那年轻人会如此似的，他满意地笑了笑。

“再者，”那年轻人继续说，“假如我所受到的教育有些缺漏，抑或所学到的礼法不正确，也是可以饶恕的，因为有生以来，我那坎坷的遭遇已随我走了这么多年。”

“这样的话，”基督山以一种冷冷的口气说道，“您自己看着办吧，子爵，一切都掌握在您自己手中，而且您是最主要的；但是，换成我的话，一切的不幸我会绝口不提。您所经历的遭遇是部传奇故事。世上的人倒是挺爱看传奇故事的，但这些故事却局限于两张黄纸封面的传奇故事，对那些活生生的传奇故事人们却视而不见，即使这

故事是从身份非同小可的您口中说出来的。这就是我要对您所说的您将遇到的难题，子爵先生。您想说的故事还没完，人们就会听说了，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虚假的，不可信的，您就不再是一个有着不幸遭遇而今获得幸福的孩子了。而被看做是一个像夜里突然显出身形的香蕈一样，是一下子成名的。也许一点点好奇的感觉是能被引起的，但成为别人注目的中心和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不是谁都希望的。”

“您说的没错，伯爵先生。”年轻人说道，伯爵那犀利的双目使他不安，脸上没了血色。“这种情况是我不高兴见到的。”

“不过，过分地渲染您的遭遇也是不适宜的。”基督山说道，“但是也不应费尽心思不夸辞而导致顾此失彼。您一定要按照一种单纯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对您这样非凡的人来说，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您应该结交一些令人尊敬的朋友，从而让人们去掉对您的不公正的看法，这些看法皆因于您那遭遇所给予您的不算体面的生活方式。”

显然，安德里的面色有了很大的变化。

“原先我是能够为您担待和为您提供交友的经验。”基督山说道，“但是我在内心里习惯于怀疑我最亲密的朋友，有时也煞费苦心让他们也有这种习惯。所以，我如果那样做了，就好像一个演员演了一个自己不适宜演的角色一样，很可能被观众起哄的，这样做岂不是很不合算。”

“但是，伯爵阁下，”安德里说，“既然威玛勋爵让我来找您，您就照顾一下他的面子——”

“这是一定的，”基督山插话说，“但是威玛勋爵还对我说，亲爱的安德里先生，您在幼年时代的诸多不幸遭遇。啊！”打量着安德里的脸庞，伯爵说道，“我从未想过您要告诉我些什么，正是为了使您不必求助于别人，我才让令尊从卢卡过来。待会儿您们就要见面了。他的神态不够自然，也有一些傲慢的成分，并且一件制服穿在身上多多少少破坏了一点他的形象；不过，世人清楚以前他在奥地利当过兵，一切都应是司空见惯的喽，通常情况下，我们对奥地利人是相当

宽容的。简言之，我可以向您担保，您的父亲看上去还不错。”

“啊，阁下，您让我自信起来。这么长时间我们未能谋面了。他是什么模样我已很模糊了；况且，您是明白的，在世俗人的心里，金钱就是一切啊。”

“他是很有钱的啊——五十万元的收入实在不少啊！”

“这样的话，”焦急的年轻人问道，“我将来的地位会是不错的喽？”

“也许是最好的呢，我亲爱的先生，您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内，每年五十万里弗的收入应是他所能保证的。”

“果真如此的话，我倒希望一直在巴黎。”

“谁也不能控制环境的，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安德里轻叹一声。

“不过，”他说道，“不管我在巴黎能待多长时间，而这个环境并不逼我离开的话，我是否真的能够有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收入？”

“是真的。”

“是家父发给我的吗？”

“对，这些钱威玛勋爵可以保证支出。根据您的父亲的意愿，威玛勋爵在邓格拉司先生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每月您可以支取五千法郎，邓格拉司先生的银行，在巴黎可是最安全的银行之一了。”

“我的父亲是不是有久居巴黎的心思？”

“不是，”基督山答道，“这是由其所担任的职务限制的，他最多可以待两三个星期。”

“哦！亲爱的父亲！”明显地安德里表现出一种很乐意他父亲在此待不长久的心情。

“所以，”基督山说，装出一种误会安德里所说的话的语气，“所以我不能再占用你们谋面的时间了。您已经迫切地希望与您那可敬的父亲拥抱了吗？”

“是的，您不会不相信吧？”

“那么，您去客厅吧，在那儿，有您的父亲，他在候着你，我亲爱的朋友。”安德里给伯爵行了一个大礼，然后向客厅走去。

基督山一直看着那青年，直到看不到为止，接着他按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是幅画，他这一按，镜框就滑露出一个很巧妙的缝隙，恰好能观察到客厅里的一切。

安德里进到客厅后便把门给关上了，径直走向少校，听得脚步的声响，少校就站了起来。

“噢！先生，我亲爱的父亲，”安德里大叫道，以使在门外的伯爵也能听到，“是您吗？”

“我亲爱的儿子，你怎么样？”少校严肃地说。

“我们没见面已有那么多年了，”安德里说着，向门的方向望了一眼，“好不容易见到面真让人高兴啊！”

“真的，我们不见面的时间太长了。”

“难道我们不拥抱吗，父亲？”安德里说。

“你想的话；咱们就拥抱，我的孩子。”少校说。

所以两个人就学着舞台上演员的模样，仅把头置于对方肩上，拥抱着。

“我们又在一起了！”安德里说。

“是的。”少校说。

“再也不离开了？”

“不是的，我的孩子，我推测，法国已成为你的第二故乡了吧？”

“的确，”年轻人说，“如果我不在巴黎，我会心痛的。”

“但是我，您也清楚，我只习惯在卢卡过活。如果没别的什么事，我将回到意大利去。”

“亲爱的父亲，在您回意大利之前，一定要把那些档案递到我手里，没有这些文件，我将不能证明我的身世。”

“毋庸置疑，我是专门为这件事而来的，与你见面这么难，如果

我把这些档案递到你手里，我们就不用来回寻找了；否则我的余生将只能干这事了。”

“那些档案呢？”

“这不。”

安德里匆忙地把其父母的结婚档案以及自己的洗礼证明拿在手里，以一种强烈的渴望的心情，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他在看这些东西时是飞速地和轻车熟路地看的，这表明了他已习惯看这种档案并且对这种档案特别感兴趣。

他浏览完毕后，一种无比兴奋的表情跃然于脸庞之上，接着，用一种怪异的笑脸看着少校：

“噢！”他用异常地道的托斯卡纳语说，“是不是在意大利已没有苦工船这种说法了？”

少校直起了身。

“何来此言？”他问。

“制造这种假档案，难道不受制裁吗？亲爱的父亲，在法国，您只要犯了这罪的一半儿，您就会被投进土伦的监狱，在那里，将会有五年的光阴允许你呼吸那里的空气。”

“你再说一次”少校以一种庄重的语气说。

“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安德里紧抓着少校的胳膊说，“您冒充我的父亲，能得到多少报酬？”

少校嘴巴动着好像要说什么。

但安德里把声音控制得很低，“没劲！我先让您知道，有人给我每年五万法郎的报酬让我冒充您的儿子，所以，您清楚，我很乐意认您做我的父亲。”

少校忐忑不安地看了看周围。

“唉，不要担心，就我们两个人，”安德里说，“况且我们是用意大利语交谈的。”

少校说：“老实说，有人给我五万法郎的酬金。”

“卡凡尔康德先生，”安德里问道，“您怀疑过童话吗？”

“是的，以前总是怀疑，现在我只得相信它了。”

“但总得有个证据吧？”

少校抓出了一把金洋，从其口袋里。

“这不，你该相信了吧！”

“那您说我能相信伯爵为我做出的承诺吗？”

“我认为可以相信。”

“他会如约而行吗？”

“会的，不过您要知道，如果要想让伯爵履约，我们必须继续假充父子。”

“怎么说呢？……”

“我是您的父亲……”

“我是您的儿子。既然他们选定我做您的儿子。”

“‘他们’是何许人也？”

“我也不晓得，或许就是给您去信的那些人吧，您不是接到了一封信吗？”

“是的。”

“那是谁的大作？”

“布沙尼长老。”

“您和他有过交往吗？”

“没有，从来没有。”

“信的内容是什么？”

“你不会把它泄露出去吧？”

“不会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这就是那封信，自己读吧。”

少校把那信塞到了年轻人的手里。

安德里轻声读道：

你生活困顿，你以后的生活将不会幸福。你想成为有钱人

吗？或最起码能自己照顾自己吗？赶快去巴黎，你可以向住在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的基督山伯爵索要法郎。你的儿子叫安德里·卡凡尔康德，是你和高塞奈黎侯爵小姐的爱之产物，他在年仅五岁之时，被人给骗走了。为了让你相信写信人的诚意，你可以得到两种东西，第一，一张两千四百托斯卡纳里弗的可以到佛罗伦萨高齐银行兑付的支票，第二，一封介绍信，将会把你引荐给基督山伯爵，你可以在他那里拿四万八千法郎的款项。切记去拜访的时间是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钟。

布沙尼长老

“一模一样。”

“什么一模一样？何来此言？”少校问。

“我的意思是我也收到了一封与这封差不多一样的信。”

“真的吗？”

“对，是真的。”

“也是布沙尼写的吗？”

“不是。”

“那是谁写的？”

“一个署名为水手辛巴德的人，他其实是英国的威玛勋爵。”

“你也不认识他，犹如我不认识布沙尼长老那样吗？”

“不是，我多少知道他一点吧？”

“你们两个谋过面吗？”

“是的，有过一回。”

“在什么地方？”

“哦！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要不您就会像我一样明白情况的，这显然不合适。”

“信的内容是什么？”

“您读吧！”

你没有钱，你的余生将是无奈悲苦的：你想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吗？你想变得富有和独立吗？

“真是的，这样的问题还用问？”年轻人说。

那你离开热那亚到尼斯去，坐上一直在等你的驿车，沿着都灵、尚贝里、波伏在这条路线，一直到巴黎。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整去拜访基督山伯爵，他住在香榭丽舍大街，你可以向他要你的父亲。侯爵将会交给你一些档案证明你是他和奥丽伐·高塞奈黎侯爵小姐的儿子，并允许你用这个姓氏在巴黎社交界出现。每年五万里弗的收入可以保持与你的身份相称的地位。这里附上一张五千里弗的支票，这张支票能在尼斯费里亚银行兑付，另再附介绍信一封，我已告知基督山伯爵，让他为你提供一切你需要的东西。

——水手辛巴德

“真不错！”少校说。

“是的。”

“你已和伯爵见过面了，是吗？”

“刚才我还在他那儿。”

“他确认了吗？”

“全部确认。”

“你知道这事的秘密吗？”

“一点也不知道。”

“一定有一个人被骗了。”

“管他呢，反正不是你我两个。”

“也是。”

“那……”

“反正与我们无关，不是吗？”

“对，我也想这样说；我们要骗到底，心要放细了。”

“行，我会和你配合好的。”

“我相信，亲爱的父亲。”

“你真给我面子，我亲爱的孩子。”

趁这个当儿，基督山来到了客厅。闻得脚步声响，那父子两个赶快拥抱，伯爵捕捉到了这一切。

“哎，侯爵，”基督山说，“能见到儿子，你看起来幸福快乐多了。”

“是的，伯爵，我高兴得不得了。”

“那您怎么样呢，年轻人？”

“噢，我也是高兴得不得了。”

“多么幸福的一对父子！”伯爵说。

“但是令我遗憾的是，我得赶快离开巴黎。”

“哦！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基督山说，“我想你还是先让我把您介绍给我的几位朋友之后，再离开巴黎吧！”

“悉听尊便。”少校说。

“现在，您该实话实说了吧，年轻人。”

“说给谁听呢？”

“对您的父亲说说啊，给他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比如经济情况。”

“噢，奇怪！”安德里说道，“这正是我想要说的。”

“你听到了吗，少校？”

“是的，我听到了。”

“只是您明白吗？”

“我明白。”

“您的儿子的意思是说他缺钱花。”

“噢！那我能做些什么呢？”

“自然是送给他一些钱喽！”基督山回答说，

“我？”

“当然，是您！”伯爵说着，就朝安德里走去，把一把钱放在那年

轻人的手里。

“这是什么？”

“您父亲送给您的。”

“我的父亲送给我的？”

“对，刚才您对您的父亲说您缺钱花，他就让我把这个塞给您。”

“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收入吗？”

“不是的，这只不过是您的安家费罢了！”

“噢，我亲爱的父亲。”

“不要说话！”基督山说，“他不希望您知道这些钱是他的。”

“我理解我父亲对我的照顾。”安德里说着，忙把钱装进了衣袋中。

“好吧，祝你们一切如意吧。”基督山说。

“能再次荣幸与您见面将会在什么时间？”卡凡尔康德问。

“对啊！”安德里说，“在什么时候我们能荣幸地再次与您相逢呢？”

“周六吧，如果你们——对的——让我想一下——周六。在周六晚上，我将在阿都尔村芳丹街二十八号的寓所里举行宴会。有几个人被我邀请过。那位邓格拉司先生也在被邀之列。我得让你们互相认识，以便他能够支付你们的款子。”

“我是不是该穿礼服呢？”少校把这句话讲得很清楚。

“对，必须穿！”伯爵说，“您就穿上您的制服，扎脚裤，再配上十字勋章就得了。”

“那我呢？”那年轻人问。

“哦，这还不容易，您只要穿上黑色的长裤，蹬上锃亮的皮鞋，上身着白色背心，再套之以黑色或蓝色的外装，然后系上一个大领结，这就行了。这些东西可以在勃林或维罗尼克那儿定做。当你不知他们在何处时，培浦斯汀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由于您是一个富有的人，所以穿衣服时，要想效果好一些，还是少一点装饰为好。如

果您想拥有马匹和马车，可以分别到德维都和倍铁斯蒂那儿去买。”

“我们何时去？”年轻人问。

“就六点钟左右吧。”

“我们一定按时到。”少校说。

卡凡尔康德父子向伯爵行过礼后，走了。倚在窗前的基督山伯爵，望着那挽着手的两个人向对面走去。他言道：“这两个混账东西，遗憾的是他们并非父子。”绷着脸沉思了一会儿后，他又说道：“算了，我还是去摩莱尔那儿去吧，我认为这种厌恶给我的痛苦与难耐比一种仇恨能给予我的多多了。”

第五十七章 大门口

现在，请读者允许我们把你们再带到维尔福先生的府邸旁边。大门外，一片核桃林枝繁叶茂，半遮半掩着铁大门。在这里，我们将看到几张我们十分熟悉的脸庞。

这一回是玛西米兰先出现。他正热切地期盼着他渴望见到的身影出现在树丛中，焦急地等待着从小石径上传来那轻柔的脚步声。终于，小径上传来他期盼已久的声音。然而很快他发现并不是他期待的那个人，向他走来的是两个人影。

原来是邓格拉司夫人和欧琴妮来访，而且她们逗留的时间比凡兰蒂所想象的要长得多。凡兰蒂为了不失信于玛西米兰，就向邓格拉司小姐提议到花园里散散步，以此来表明由于她的迟到而使他久等并非她的过错。果然，这个年轻人凭着恋爱中的特有的敏感，立刻就明白了她的境地，理解了她的苦衷，心里也就轻松了许多。而且，虽然凡兰蒂避免走进谈话的范围之内，却有意在玛西米兰的视

野内走动，使他能看到自己来回走动的身影。而且每次经过时，她都会在她的同伴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向他投来一道饱含深意的目光，像在告诉他，“忍耐一会儿！你看这事我毫无办法。”半个小时过去，小姐们回去了。玛西米兰知道，邓格拉司小姐的来访已经结束了。果然，没过几分钟，凡兰蒂独自重返花园。可能是担心有人看到她又回来，因而她走得很慢。她没有直接向门口走去，而是先在河边坐下来，小心地向周围搜寻了一遍，确信没有人注意她，才即刻起身，向门口疾步走去。

“你好，凡兰蒂。”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你好，玛西米兰，我让你久等了，不过你已经看到个中缘由了。”

“是的，我认出那是邓格拉司小姐。不过我不知道你和她关系也这么亲密。”

“谁跟你说我们关系亲密，玛西米兰？”

“谁也没有告诉我，不过从你们亲密的行为举止和说话的神情上，别人都会认为你们是正在互相倾诉秘密的好同学呢。”

“我们是说了几句知心的话，”凡兰蒂答道，“她告诉我她不愿意和马瑟夫先生结婚；因此我也向她说，每想到要和伊辟楠先生结婚，我都会感到很痛苦。”

“亲爱的凡兰蒂！”

“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和欧琴妮之间会有那种亲密的态度。因为当说到我并不爱的那个人时，我就不由想起了我所深爱的这个人。”

“啊，你真是太完美了，凡兰蒂！你身上有一种特质，是邓格拉司小姐所没有的。这就是无法描述的那种魅力。它对于每个女性来说，如同馨香之于花儿、美味之于果实一样，因为美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品质。”

“那是因为你心中的爱在左右你的看法。”